小小说

父亲的忏悔

尚纯江

“大山,你知道吗?我是爸爸。你能睁开眼看看我吗?”大山的父亲老宋老泪纵横。

大山静静地躺在重症监护室的病床上,一动不动,口鼻中插满了用来抢救他的各类管子。

大山已经昏迷三天了。医生说,大山基本上可以宣布死亡了,因为根据他的伤情来看,生还的几率很小,除非出现奇迹。鉴于这种情况,公安局的领导就把大山的父亲从远远的家乡接过来,让他们父子俩见上最后一面。

“大山,我知道这些年你一直不爱和我说话。你对爸爸心里有恨啊!你说是吗,大山?”大山的爸爸从家乡匆匆赶来,看到自己惟一的儿子奄奄一息,伤心欲绝。

大山的爸爸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用枯树枝一般的手擦拭着满脸的泪水。

“我知道,爸爸对不起你。我知道那年偷瓜的不是你,是爸爸冤枉了你!你要走了,爸爸在这里向你赔罪了,你能原谅爸爸吗?”

大山的爸爸哭诉着,脑海里顿时闪现出当年的镜头。

那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大山的爸爸还在当时的人民公社里做大队支部书记。一天,看瓜园的老李向大山的爸爸说,瓜园昨天晚上被偷了,丢了几个熟透了的“面瓜”。根据当时的规定,谁偷了生产队里的东西,不但要受罚,还要挂上偷的东西当众游街。然而让人想不到的是,大山的爸爸经过所谓的调查后,竟然做出了偷瓜贼是自己的儿子大山这样的结论。一向铁面无私的他不但让家里赔偿了生产队的损失,还让大山在脖子上挂上瓜秧游了街。这使当时性格活泼成绩较好的大山在学校里一下子被打蔫儿了,弄得好几年抬不起头。他失去了朋友和一个只有十岁的孩子应有的一切。大山好伤心。孤独的大山从此发奋读书,并在高考恢复后考上了一所警察学校。

“大山,其实那年我已经调查出了偷瓜的人,那是咱村里的小花啊。她那年就要出嫁了,她要嫁的人是个解放军战士。那天她的未婚丈夫来看望她,空荡荡的家里居然没有任何可以用来招待客人的东西。所以,小花的妈妈就去瓜园里偷了几个瓜招待未来的女婿。你知道,那时能嫁给一个军人是一个女孩儿多大的幸福啊。可是,如果当时我宣布了这个调查结果,让小花的妈妈当众游街,小花的婚事非泡汤不可。你说,我怎么能够忍心拆散这样的一对未婚夫妻呢,所以……爸爸只好委屈了你。”

爸爸说到这里,已经泣不成声。但是他继续说道:

“我知道,你原来是个性格爽朗的人,从此你的性格就变了,变得内向了。这也是你考警校的原因。我知道,你毕业后,当了一名出色的警察,从来没有办过冤案错案,就是别人办错了案件,你发现后就勇敢地进行纠错。你不想让任何一个好人受到伤害。这次,你在追捕一个罪犯时受了重伤。儿子,是爸爸对不起你,让你背了黑锅。你能原谅爸爸吗?”

爸爸抚摸着大山的手,发现大山的手居然动了一下。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大山,你活过来了吗?你原谅我了吗?我知道,你不会让我这个白发人送你这个黑发人的,你说对吗?你只是心里委屈,委屈了三十多年。这是爸爸的错啊,儿子,你要感到委屈,你就哭出来吧!爸爸知道,从那之后,你就从来没有掉过一滴眼泪。”

爸爸发现,大山的眼中流出了两行眼泪,像山间的小溪一样肆意地流淌。

微 风(外二首)

张子先

请闪开所有的路,让微风
在故乡的天空下,在草尖上
掠过

肯定不是风,是他
从遥远的尘埃里起身,打个哈欠
悄然来到我的身边
这样想的时候,微风
拢了拢我凌乱的头发,然后
将一棵歪倒的庄稼,小心扶起来
将一片泡桐叶,吹到
一个锄禾者疲惫的呼噜上

草木无语。父亲
我们的身体如此单薄,我看见
你走过的土地上,有我浅浅的脚印

听母亲说起那一场风

傍晚的那一场风
好大好大
他弯腰前行,偶尔倒走
他的衣服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
虚无的强大,扛着越来越沉重的风

这个抱孩子的人,走在去村卫生室的路上
黑夜多么危险,他要分别战胜
自己的瘦弱、体力不支,战胜
风神和死神

这是多年以后的一个晚上,母亲说起的
关于风、父亲和我的往事
那一刻,父亲坐在木墩上
一只手揉着受了风寒的腿
另一只手夹着“一头拧”烟
望着正纺花的母亲
一阵咳嗽,脸色通红

今夜,一阵风
噼里啪啦敲打着我的窗棂
像是已经走远的父亲衣摆的响声
他怀抱一个孩子,艰难地
走在路上,顶着风

那一个黄昏,那一场风雨

一边绿,一边红,一边喜雨,一边喜风
喜风的怕雨,喜雨的怕风
(打一字谜,谜底:秋)

当我说出“一边绿”,风来了
当我说出“一边红”,雨也来了
当我说出一条字谜,风雨交加,而且听到
隆隆的雷声

父亲没说一句话
系好草帽、蓑衣,掂起铁锹
走进那一个黄昏

黄昏里
那一场风雨好大好大。父亲从地里
深一脚浅一脚回来,带回一棵折断的高粱
和湿漉漉的谜底

我还能问什么?雨越下越大
一阵风破门而入,吹动那一棵折断的高粱
父亲倒吸一口凉气,我看见
他烟头上的火星子更亮了一些

给父亲洗脚

苏童

前些天,趁空闲时间,我带儿子回了趟老家,恰遇麦收时节,就在家里住了下来。晚上,照例睡前要洗洗脚。洗着洗着,忽然瞅见父亲那满是尘土的脚,就问父亲:“爹,很长时间没洗脚了吧?”

“可不是,农活一忙,天天累得腰疼,也就懒得洗了,反正庄稼人也习惯了。”

此时我蓦然意识到,父亲是真的老了,但性格依然没变,我们兄妹都经常回家看看,他却对谁都不说,连洗脚这样的举手之劳都不愿累及子女……想到这里,我心里升起一股难以名状的酸楚。

“爹,你等一下,我帮你洗。”

我匆忙洗了脚,又倒了一盆温水,拿了擦脚布,蹲在父亲跟前,要给他洗脚。开始,父亲很不愿意,执意不洗。最后耐不住我的请求,才慢腾腾地把脚放进盆里。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观察父亲的脚:这双脚黑而瘦,趾甲老长,脚底满是厚厚的老茧。我不由想起往事,心中百感交集……

父亲年少时由于家里穷,没有鞋穿,常常光着脚,跟着爷爷跑东跑西。稍大些时,为了挣工分,像大人们那样上田里参加劳动,农闲时到村里的砖瓦场干活,甚至还独自拉着架子车从密县拉过煤……就凭两条腿,翻遍了十里八乡。他一天学堂都没进过,完全依靠自学,竟然写得一手好毛笔字,能读线装古书,会讲三国、隋唐演义、洪武传等故事,打得一手好算盘,干过村油坊的会计。田地分产到户后,由于地少,农闲时还是走南闯北,做点小买卖,赚钱补贴家用,一直到我们兄妹完成学业才安心呆在家里。

默想着父亲充满磨难的人生经历,看着他那历经沧桑的脚,不知不觉中,我泪水充盈了眼眶,趁父亲不注意时又悄悄地拭去。我抬起头,仍是笑着对父亲说:“爹,看着你的脚,我真想哭,可是,想起你的一生,我真的为你骄傲。以后,我应该多为你洗洗脚呀。”

乖巧的儿子跑过来说:“爷爷,你脚底的茧子那么厚,得走多远的路才能磨成这样呀?人的脚以后都会这样吗?”

“呵呵,那可不一定,我是赤脚干活磨的,省鞋啊。你只要好好念书学习,肯定不会这样!”说完,他自己也笑了。

四岁的儿子懵懵懂懂地点点头。我想,虽然他现在还不懂爷爷话的含义,但有一天他一定会理解老人这句话的。

父亲的爱是高山,给我们一生的依靠;父亲的爱是大海,给我们一世的包容;父亲的爱如醇酒,让我们今生今世沉醉其中。给了我们生命的人啊,让我们深深地祝愿您——

身体健康　幸福永久

父亲的善举

李自强

老家门前是一条弯弯的土路,记忆中,父亲闲暇时常常手拿铁锹,在这条百余米长的小路上修修补补,东垫一锹,西填一下。“好方便大伙儿走路。”父亲说。冬季,雪停了,父亲就掂着帚把,耐心地把路面上的积雪扫净。一年四季,早起的父亲把这条小路扫得干干净净。

父亲乐于做好事,在十里八村远近闻名。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天黄昏,一对外乡母女流落俺村,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父亲动了恻隐之心。他把母女俩领回家,做了热饭给她们吃。得知女子是漯河一带的,和男人私奔到了扶沟县,生下来一个女儿。天有不测风云,女人的男人不幸得了急病撒手西去,撇下了孤苦无依的娘儿俩。父亲腾出了西屋,安顿母女俩住下。后来,父亲托熟人帮女人又嫁了一家。临走,女人千恩万谢。以后逢年过节,女人都要来探望,答谢父亲的救助之恩。

父亲15岁参军,左耳在战场上被炸弹震聋。退伍返乡后,一如既往地支持国防建设。我18岁那年,父亲分别把俺哥和我送到了西北、东北边陲参军服役。而且父亲不看门第不图钱,毅然把四位如花似玉、青春妙龄的姐姐嫁给了守边防的“穷大兵”。1990年,父亲患脑血栓留下了后遗症,手脚不方便,再也不能下地干活。父亲拿出看病钱,让俺到许昌、漯河、周口等地采购了500多本革命历史题材和传统教育书籍,在老家西屋办起了“国防教育书屋”,免费供青少年学生阅读,义务开展国防教育。《中国国防报》、《河南日报》、河南人民广播电台、河南电视台以及《周口日报》等新闻媒体纷纷报道父亲的事迹。这些,是父亲人生中最有意义的善举!

小时候,我身体不好,父亲带我四处求医,弯弯的泥泞土路上,印满了我们父子俩大大小小的脚印……每每想起那些岁月,我内心就一阵阵酸楚和感动。父亲是73岁那年走的。父亲脑血栓病复发,我赶到老家,病榻上的父亲已处于半昏迷状态。看到我回来,父亲眼泪直流,似有千言万语对我说,却已说不声来。我守在父亲床前,第一次仔细端详父亲的手,温厚而宽大,手指满是老茧。就是这双手,在艰难贫苦的岁月里,养活了六个女儿、两个儿子。我刚记事时,父亲在镇运输队干活,长年累月在外出苦力,赶着毛驴从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等地运输煤炭、沙子、粮食等各种物资,挣回一点钱养家糊口。腿走肿了,腰累弯了,他还悄悄节省下干粮,带回家给儿女吃。活重,加上长年营养不良,父亲又黑又瘦。

一夜的抢救治疗没能挽留住父亲的生命。天明时分,父亲带着对儿女深深的眷恋之情,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爱他的亲人,我失声痛哭。此刻浓云低垂,风儿呜咽。又是一年父亲节,子欲孝,父不在!远在天堂的父亲,儿多想再抚摸您温厚宽大的手掌,多想再亲亲地喊一声:“爹——”

小小说

父亲

王伟

父亲一个人侍弄着老家的几亩地,整天闲不住。

父亲很少进城。一是舍不得花那来回20多块钱的路费,二是怕给儿子添麻烦,因为他每次进城,儿子都要花钱给他买好吃的,有时还会给他添一两件衣裳。

儿子大学毕业,应聘到县高中任教,上班才两年。父亲知道儿子也不容易,每月工资加上补助还不到1200元,他除了自己的生活费,还要每月给他上大学的妹妹寄去300元。儿子的生活非常俭省,他不舍得吃食堂,就自己开伙做饭。

父亲有时趁本村拉货的四轮车进城来看儿子,顺便给儿子捎点自己种的红薯、嫩玉米、花生及其它下锅豆子。

那天早饭后,儿子正要上班走时,父亲从老家过来了。父亲其实50岁刚出头,但看上去却很显老,额头上布满沟壑般的皱纹,头发也白了不少。

儿子深深地理解父亲的艰辛,母亲在他幼年时就去世了,父亲又当爹又当娘,把他和妹妹拉扯大。这期间,曾有媒人不止一次给父亲牵线,让父亲再娶一个女人,但父亲怕委屈了俩孩子,最终也没再成家。

值得欣慰的是,他和妹妹很争气,俩人都考上了大学。他参加工作才两年,妹妹还在读大学。为了能多收入一点,父亲像老黄牛一样拼命地耕耘着老家的几亩地。

眼下正值农忙,没有事情父亲是不会进城的。儿子看着神情有些倦色的父亲,急切地询问有什么事。

父亲迟疑了一下说,他最近两天感到头晕,而且晕得厉害。想到县医院检查检查,看看有没有大碍。

父亲又对儿子说,要是小毛病,咱就吃点药;要是不能治的病,咱就不花这钱了。儿子请了假,陪父亲到县医院,做了认真的检查。

检查结果出来了,父亲得了脑血管硬化,并且还不轻。医生说这病要一直吃药,不能间断。

儿子回到父亲身边,对他说,没啥大病,吃点药就好了。

儿子给父亲买了两个疗程的药。父亲问,这药贵吗?儿子说,这都是普通药,不贵。其实儿子买的都是好药,一个疗程的药300多块钱呢。

父亲回到了老家,拿着那些药到卫生院一问,才知道他吃的药不便宜。

父亲就打电话让儿子把那些药退了。儿子没有答应,父亲只好减少服药的次数,每天两次改为每天一次。

过了些日子,儿子估计父亲的药该吃完了,就打电话问父亲。父亲说,还剩一半呢。

儿子不信,赶回老家一看,才知道父亲减少了服药的量。儿子又气又急,父亲给他解释,我问过老中医了,说这病吃草药效果好。父亲让儿子给他换成草药。

儿子知道,吃草药便宜,父亲怕花钱。儿子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父亲的自行车

刘艳杰

父亲一生有三辆自行车。一辆人力(脚蹬)的,一辆助力的,一辆电动的。跟父亲感情最深的要数人力的那辆红旗牌自行车。这辆自行车是父亲结婚时母亲的陪嫁,所以父亲格外爱惜。记忆中,这辆红旗牌自行车的车把、后车座、大梁、前叉子和后叉子等地方,均被父亲用胶带裹得严严实实的,恐怕骑的时候不小心蹭掉漆喽。为了把自行车装饰得更加美观,父亲别出心裁地在车圈轴上各套一只可以转动红绿相间的“脖项”;另外,车条相互交叉的地方各卡两圈一寸见方的水红色塑料胶片。半路上要是突然遇到下雨,父亲绝不会硬骑自行车往前赶,而是毫不犹豫地扛在肩膀上,他是心痛车瓦里或其他地方塞上泥巴,腐蚀自行车。

平时,“红旗”很少闲置着,几乎和父亲形影不离。每天早晨父亲都要骑着“红旗”赶早集卖三哥(哑巴)编的提篮儿。要是卖不完的话,回来后,简单地扒拉一下饭碗,又骑车四处悠乡卖。

父亲的“红旗”还是村里的“婚车”。父亲说,他的那辆“红旗”是当时村里惟一的一辆自行车。村里要是谁家结婚,都会借父亲的“红旗”迎娶新媳妇。使用罢,东家不忘再扯上两尺红布,系在车把上,算是表示对父亲的谢意。因为是喜事,所以父亲也较乐意借给人家。

15年后,父亲的“红旗”渐渐失去了它应有的功能——再也不能负重了。父亲把“红旗”的全身用湿抹布一寸一寸地擦了个遍,然后把“红旗”挂在卧室东墙上的橛子上。

“红旗”光荣“退休”了,取而代之的是助力自行车。

“红旗”退居二线后,父亲从县城的旧车交易市场花了50元钱,买了一辆“大链盒”二手自行车。母亲不解地问父亲:“你咋买辆旧的‘大链盒’?新的耐骑啊。”父亲说:“这你就不懂了。明天我再骑到集上,改装一个助力的(烧汽油)。要是买辆新的改装就不划算了。”母亲用手点着父亲调侃说:“你真‘精’透顶了。”父亲又添了100元钱,改装了一辆助力自行车。

父亲骑上助力“大链盒”,每天跑百十里下乡收购破烂。直至破烂堆得如小山似的一驮筐,再往家返。父亲再也没有说累得腿筋骨痛。父亲靠着助力“大链盒”收破烂挣钱供养我们兄弟三人读书。所以,助力“大链盒”成为父亲的得力助手。

慢慢地,父亲上了年纪,很少再骑助力“大链盒”了。直至到了2005年秋,父亲同样把助力“大链盒”清洗一番,宝贝似的挂在卧室西墙上的橛子上。

没有了自行车,父亲无论到哪儿去,都要徒步而行。父亲倒很乐意,“这样好啊,上了年纪的人,多走走,对身体很有好处啊。你看我这身子骨硬朗得很呢,一点毛病没有。”

父亲每次上县城或者来我单位,都要走上一两个钟头的路。每次看见他走得敞开怀、满头大汗的样子,我心里总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滋味。“俺大(父亲),干脆明天我给您买一辆老年电动自行车,以后您再出远门就不会这样了。”我的话刚一出口,就被父亲截断了。“买啥买,净搭钱!”

我无言。

去年9月17日——父亲生日,我和妻子偷偷地给父亲买了一辆老年电动自行车送给他。父亲看着买给他的车子,核桃壳似的脸绽放出微笑。而后,我走进父亲的卧室,瞅了瞅挂在东西墙上锈迹斑斑、落满灰尘的“红旗”和“大链盒”,把父亲喊过来说:“俺大,您看‘红旗’和‘大链盒’挂在那儿净碍事,干脆卸下来您卖废铁算了。”

父亲的脸立即阴得能拧出一桶水来,“你说啥?你再说一遍?”

我哆嗦了一下,忙称什么也没说,这才躲过一“劫”。

我知道,“红旗”和“大链盒”早已融入了父亲的生活,它们陪伴父亲度过最艰难的风风雨雨,已是父亲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写给父亲

周存亮

如果没有热烈的夏天
没有刀子般割开天空的闪电
没有陨石一样砸痛脸颊的雨
没有那支疯狂合奏的蝉鸣
和记忆里苍茫的万里平川
父亲,在我曾经的记忆里
或许从不会发觉您的热情和威严

如果没有寒冷的冬天
没有狮吼般低沉的夜风
没有河西岸那轮硕大的日头
没有千丈高楼上您忙碌的背影
父亲,在我曾经的记忆里
哪儿能找到您的强劲和伟岸

如果没有吹开百花的煦阳
没有吹红山野的金风
没有漫野翻卷的高粱
和金色家园里爽朗的笑声
父亲
您就是那春天的雨夏日的荫
秋晨的云冬晚的家园

哦,父亲
节日快乐
快乐每一天